

都市風水師

听叶◎著

2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都市風水師 2

听叶◎著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风水师 2/听叶著.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80220-845-2

I. ①都… II. ①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5204 号

上架建议|畅销书 官场小说

选题策划:博集天卷

策划编辑:柳 易

封面设计:大象设计 乾 文

版式设计:风 箏

都市风水师 2

出 版 人:田 辉

著 者:听 叶

责任编辑:王少娟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邮编:100044)

电 话:88417359(总编室兼传真)、68469781(发行部)

网 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邮箱:cppl1985@126.com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监 印:敖 晔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40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0-845-2

定 价: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录

都市风水师 2

引子 / 001

一. 古佛寺奇遇 / 003

二. 美女黑社会 / 021

三. 职业皮条客 / 039

四. 医科大学自杀事件 / 044

五. 千变万化皆天机 / 056

六. 虚怀子 / 061

七. 风水奇局 / 076

八. 商界女巫 / 081

九. 光杆司令 / 087

十. 聚丰大楼整蛊 / 107

十一. 黑道老大的烦恼 / 118

十二. 展问天 / 126

十三. 商业街摆摊 / 136

十四. 公墓风水 / 154

十五. 神秘的张斌 / 173

十六. 钻石俱乐部 / 182

十七. 茅山道士 /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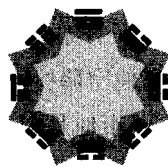
十八. 女老板的司机 / 203

十九. 林楚的秘密 / 213

二十. 招魂术 / 224



- | | |
|-------------------|--------------------|
| 二十一. 老屋风水 / 241 | 三十七. 实地探查 / 440 |
| 二十二. 红楼 / 260 | 三十八. 千古凶局 / 448 |
| 二十三. 四面楚歌 / 268 | 三十九. 煞气 / 456 |
| 二十四. 操控命相 / 276 | 四十. 林楚的秘密 / 463 |
| 二十五. 展夫人安静香 / 293 | 四十一. 国师 / 470 |
| 二十六. 酒楼风水 / 310 | 四十二. 龙老太爷 / 482 |
| 二十七. 车祸 / 325 | 四十三. 耳报灵童 / 505 |
| 二十八. 五鬼临宫要诀 / 332 | 四十四. 风幡不动，心动 / 515 |
| 二十九. 哀莫大于心死 / 339 | 四十五. 夜探医科大学 / 524 |
| 三十. 七星变卦图 / 357 | 四十六. 地狱杀戮 / 539 |
| 三十一. 先天生气图 / 367 | 四十七. 掀起你的盖头来 / 556 |
| 三十二. 再遇林楚 / 373 | 四十八. 步步为疑 / 567 |
| 三十三. 奇怪的气场 / 384 | 四十九. 以阵破阵 / 576 |
| 三十四. 安静香的手 / 399 | 五十. 寻找真相 / 591 |
| 三十五. 达者为师 / 405 | 五十一. 北斗七星横夜半 / 611 |
| 三十六. 暗战 / 419 | 五十二. 惊天一墓 / 624 |



引子

文玉龙坐在办公室里，手指轻轻地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很惬意地闭着双眼，口中还小声地哼着不知名的小调。看神情，他很享受这种难得的悠闲。

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响起，一个中年人在得到了允许之后，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文市长，这是您要的那个人的资料。”

中年人从公文包中取出了一个档案袋，恭恭敬敬地递到了文玉龙的面前。

文玉龙猛然睁开了双眼，急忙打开了档案袋，随手把放在办公桌上的眼镜戴上，开始很仔细地翻看。

许久之后，点了点头，自言自语道：“有意思，很有意思……我堂堂一个市长都只是一个省委的委员，一个官职低了我好几个级别的下属居然还挂了一个省委常委的头衔。”

中年人犹豫了一下，似乎有什么话要说。

“有什么话，直说无妨！”文玉龙没有抬头，但是好像知道这个中年人有话要说。

中年人干咳了一声，小声道：“据我观察，省里将这个职务空了一年之久，是很不寻常的举动……”

文玉龙坐正了身体，饶有兴趣地看向中年人：“说下去！”

“以前省委也曾安排过两个人过来，但是都因为资历不够，或者是能力不够的原因最终被调职。之所以由副手兼职，将这个职务闲置了一年，我认为应该是一种战术上的调整，或者说是抱着一种宁缺毋滥的心态。”中年人皱了皱



眉头，“而这次应该是动真格的了，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人以前的资历，虽然年纪不大，但是资历却很丰富。早期一直下放在地方磨炼，几年前调到了省里。所以他这次调到S市上任和以往直接由别的市调过来的那几任完全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是属于直接从省里空降过来的。”

“继续说下去！”文玉龙赞同地点了点头。

“如果只是单纯的空降其实也并不是没有先例！”中年人点了点头，“但是他空降得比较特殊，因为他挂了一个省委常委的职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S市他是您的下属，但是在省里，他还要比您高一个级别！这样一种有违常理的任命，我认为应该是省里发现了一些问题。”

顿了顿，中年人又道：“比如说，省里看透了我们的S市的官场排外倾向十分严重，甚至认为前几任之所以很快离职，就是因为地方上阳奉阴违。所以才刻意给他挂了一个常委的职务，目的就是加强他的权威，让S市的排外官员对他有所忌惮！”

文玉龙眼闪过了一丝阴鸷，摆了摆手道：“我知道了。这件事严格保密，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另外，明天应该是他上任的时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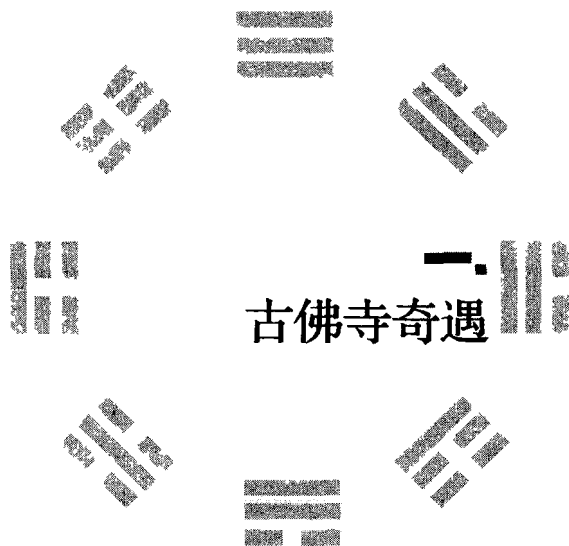
“正常应该是明天，不过我刚刚听说他好像会推迟一个月左右过来，对外宣布的借口是有些交接的工作没有做完。”中年人急忙点头。

“有点意思！”文玉龙微微一笑，思索了片刻，扭头向中年人吩咐道，“你去安排下，将这位新上任的政法一把手的办公室安排在我办公室旁边，毕竟是省委常委，怠慢不得！”

“可是这样……”中年人微微一愣。

“照我说的去办！”文玉龙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另外你帮我调查一件事。北方有一个很有名的风水师叫政养，你帮我调查一下这个人现在在哪里。要快！”

中年人急忙点头，随即快速闪身出去。



“小姐，看你面含桃花，满脸春色，正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一枝梅花出墙来的大好时机……”

S市的某个角落，一个二十七八的江湖术士，正唾沫横飞地拉着一个美女的手侃侃而谈，说的话却是多少让人听着别扭。

这个江湖术士的打扮也是让人啼笑皆非。只见他手摇着一把破旧的羽毛扇，鼻梁上架着一副超大号墨镜，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下身则是灰色的西装短裤，脚上赫然穿着一双人字拖鞋。嘴边上胡子拉碴，好像很长时间没有打理过了，给人一种颓废堕落的感觉。

他这样的外表让路人看得大感奇怪，明明是在给人家看面相，为什么要拉着人家的手呢？最主要的是他好像没有在给人看面相，而是在摸手，难道他会传说之中的摸骨预测？

美女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刚才批命时的用词不当，她最在意的还是术士口中说的话。她酥胸急剧地起伏几下，亟亟追问道：“大师您看我命中的那个他是什么职业呢？您看他值得我托付一生吗？”

一看就知道这个女人是个势利之徒。江湖术士暗自一笑，高深莫测地道：“当然是大有前途，不过中间有很多变数，恐怕好事难成啊！”

“大师您认为我现在该怎么办呢？”美女大是着急。好不容易得高人指



点，居然会有变数，她自然是心有不甘。

江湖术士大有深意地摇了摇头，脸上也很配合地露出了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

“此乃天机，不可泄露……不过你我相见也算是一场缘分，我就破例给你指出一条明路，你附耳过来。”

美女亟亟地将头前探到了算命先生的嘴边，身体很自然地前倾。

那江湖术士大力吸了一下鼻子，一股迷人的女人体香扑鼻而来，墨镜后面的一双贼眼趁机瞟了一眼美女那若隐若现的乳沟，嘴角露出了不易觉察的笑容。

“你双目含煞，命犯桃花，如果不早作预防，恐怕会吓走很多慕名追求你的人。这其中就会有你的真命天子。”江湖术士摇头晃脑，说得像煞有介事。

“那可怎么办？大师您快点给我指点迷津……”美女吓得花容失色。

“不妨，不妨，我只需要在你家中为你摆上一个威力绝佳的桃花阵法。只要找出了你命理中真正的桃花方位，一切自可迎刃而解，逢凶化吉。”江湖术士脸色微微一正，和刚才那一脸的痞相截然不同，好像说的是真的。

“那……”美女稍微迟疑，最后猛咬玉牙，“现在您有时间吗？到我家中替我找出桃花方位。花多少钱都无所谓！”

美女最后一句话差点让江湖术士泪流满脸，在S市混迹了将近十天了，今天总算是见到了一个识货的人。老天爷开眼啊！不过他还是强压下心中的喜悦，不管怎么说，他现在多少也算是个高人，高人终归还是要有一点高人的样子的。

淡淡地点了点头，江湖术士漫不经心地起身，续道：“钱财乃身外之物，小姐只需要凭心意就好了。”

果然是高人啊！美女暗自感慨，连钱都没有放在眼里，这样的高人哪里去找？

“十三姐，快看，又是那小子！妈的，看你个龟儿子这次往哪里跑！”

就在这时，路口处突然传来一声愤怒的尖叫，将正在拼命意淫的江湖术士吓了一跳，抬起头来，心中暗叫乖乖。

不远处的路口，几个体态健硕的年轻人簇拥着一个衣着时髦性感，长相标致，年龄应该在二十七八的美丽女人。女人此刻正杏目圆睁，怒目指着他愤怒地大叫。那几个年轻人则是气势汹汹地朝着他所在的位置奔来。

江湖术士顾不得再泄露天机，连摆在地上吃饭的家伙也顾不得要了，猛然

从地上跳了起来，很麻利地脱掉了脚上的拖鞋，拿到手里拔腿就跑。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被这帮人围攻找碴了，以他的经验，要是再被这几个人围住，自己最起码要在床上躺个十天半个月，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喂，大师——”

美女显然急于让术士替自己摆桃花阵，连忙起身就追，不过还有人比她更快，赫然就是几个青年男人。

江湖术士拼命地逃跑，哪里人多就往哪里钻，在路人看来，绝对以为他是一个短跑健将，这速度，恐怕即便是真正的百米短跑健将也大为汗颜。

“妈的，这龟儿子不去参加短跑比赛真他妈白瞎了这个人了！”几个青年愤愤地停下脚步，看着消失在一条巷子里的江湖术士，其中一个大口地喘着粗气骂道：“一看就是经常被人追的，是个惯犯啊！”

另外几个也是大为感慨。

“你们停下来干什么？”那个女人气喘吁吁地跑到几人的身边，俏脸含霜，“一帮没用的东西！好几次都看着这小子从你们手中溜走，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一群废物！还不给我去找！”

几人低下头唯唯诺诺，显然很害怕这个女人。沉默片刻之后，其中一个鼓足了勇气抬起头小声道：“十三姐，前面是古佛寺，我们进去好像有点不合规矩……”

“古佛寺？”被称为十三姐的女人微微一愣，随即仔细看了几眼之后很不甘心地点了点头。又道：“我现在进里面去转转，你们马上给我多叫几个弟兄过来在这里好好地盯着，只要这小子出来，立刻把他抓住！哼，居然敢骗到我十三姐的头上！”

几人微微一怔，按照正常情况，就算是安排几百人来这里也未必能截住这小子，要知道只要进入古佛寺，就完全可以其他地方溜走。如果这小子在里面转几天，你也没有办法不是？

原本他们想好好地劝说几句，可是碍于她的雌威，最终又不得不咽了回来，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老实说，他们很奇怪，因为他们很少看见十三姐为一个不相干的人生这么大的气。到底是被骗什么了？是骗财，还是骗色？还是……他们不能确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小子一旦被十三姐抓住了，绝对会很惨，不死也要脱层皮。

江湖术士溜进了一个人来人往的小巷子，躲在一边，探出头来贼眉鼠眼地往回看了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靠在墙边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他颤抖的手浑身上下摸了摸，最后掏出一支皱巴巴的香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

口之后小声嘀咕：“好险啊，差一点又被这群狗娘养的逮住了，幸亏老子机灵啊……”想到这里，又忍不住一阵不平，猛然跳起来，骂骂咧咧地道，“都他妈的说S市怎么怎么好！这他妈的哪是人待的地方，到处都是黑社会！妈的，老子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至于这样不依不饶吗？走到哪里，你们追到哪里，还让人活吗？”

此时此刻，联想到了自己最近颇为悲惨的命运，江湖术士忍不住悲从心来，想我政养在北方时大小也算是个角，没想到到了南方屁都不是一个。最可气的是，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敢来欺负老子，真是龙游浅水，虎落平阳啊！

他来到S市时间虽短，却丝毫不影响他对这个城市的大致印象。

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S市一直都很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全国人民的仰视和羡慕的目光。S市的市民也是心安理得并且坦然地接受这份殊荣。在这里任何一个角落都弥漫着一种现代都市所特有的纸醉金迷的气息，就连空气中也能毫不费力地嗅出金钱的味道。来来往往急匆匆的人群，川流不息的名车。身在其中，任何人都不会不自觉地跟着它的节奏转动，没有人敢怀疑它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地位。

从懂事以来，政养一直都很向往来到这里。早前他还在T市街头厮混的时候，就一直梦想来到这里。据说这里连地底下的某个地方都埋着黄金，如果你运气好，说不定就能满载而归。

当沿途穿过了几个省之后，徒步从中国的北方来到这里的时候，却让他大失所望。

最起码，这里的钱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好挣。

原本他出门的时候，自恃自己能摆摊算卦，兼顾着还能帮人布置风水，所以并没有带多少路费。凭着这一技之长总不会饿死吧？哪知道越往南走，这钱就越不好挣。尤其是到了S市之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到现在他彻底变成了口袋比脸还要干净的盲流。早知道这样，当初就该留在北方了，虽然钱挣不了几个，至少大鱼大肉少不了，哪里像现在又要重新过上坑蒙拐骗的生活？事实上他也不想骗，问题是人家根本就不信他这样一个衣衫不整的盲流是什么传说之中的能占卜祸福，能布置风水改变命理的高人。

也是，试问有哪个高人穿着短裤和拖鞋在街上摆摊算卦的？

所以从到S市那天起，他几乎每天都在为自己的下一顿饭发愁。有心找份工作先顶着吧，他又没有文凭。这年头，随便在街上抓一个人都是某某大学毕业的，好歹人家手中有块敲门砖啊！他连高中都是勉强混到毕业的，谁会要啊！当然最主要的是，他除了会算卦布置风水外，其他什么也不会。所以今天，他

彻底变成了别人口中的盲流。

抽完一支烟后，政养穿好了那双脏兮兮的人字拖鞋，刚刚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檀香味道，扭头看了看这条巷子，这才恍然大悟。

巷子不长，两旁的建筑物也颇有古风，来往的行人不少。他注意到，这些行人多半是外地人，而且他们的表情大多都是一脸的虔诚。巷子的两边有几家铺面，里面摆着一些佛家的贡品和香烛。显然是一些精明的商家专门为那些虔诚的佛家信徒而准备的。再不就是卖一些纪念品什么的，比如说释迦牟尼的佛像、观音菩萨的雕像等。

他知道穿过这条巷子，就是名闻天下的古佛寺侧门。很多前来朝拜的信民，因为嫌正大门太挤，所以干脆就走侧门了。

S市的古佛寺政养闻名许久，据说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这里香火旺盛，降香朝拜者如云，尤其是寺中的一座释迦牟尼的佛像，更是被信众们誉为普度众生、有求必应的灵验之神。

传说这座佛像是两千年前南海落潮的时候卷出的一座青石古佛，然后被不远万里地请至这里，因而得名“古佛寺”。

所以以古佛寺的名气和声望，加上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保护，尤其是再经过一些善男信女的刻意宣扬，终究成就了它的千古美名。它不仅仅是一个旅游胜地，还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佛教圣地，一个有求必应的风水福地。

因为早知道这里的名堂，故而政养对这熙熙攘攘的信民不是很感兴趣，真正引起他兴趣的是，离自己两三步远的地方居然有一位老者正襟危坐在一个角落。在他的身边赫然竖立着一个颇有古风的布帆，布帆之上写着三个醒目的大字：分忧堂！

政养又仔细看了几眼，忍不住哑然一笑，妈的，什么分忧堂？分明就是一个摆摊算命的。看他面前摆的家伙，不就是专门为人批命解卦的吗？他太熟悉了，好些道具都还没有他的先进。

不过这个分忧堂依然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试想，在一座有求必应的千年佛寺的侧门边上居然有一个摆摊算命的江湖术士。这是一个很值得推敲的问题。说得庸俗一点，他的这种行为明摆着是在和佛寺抢生意。如果再深一层地考虑，这说明这个人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自信。在佛寺的门口摆摊算卦，说明他相信自己的卜算能力可以和整个佛寺相提并论。

政养注意到，这个人年纪六十左右，鹤发童颜，而且始终紧闭双目。和一般摆摊算命的不同，他坐在一把很考究的椅子上，椅子前面还有一张古色古



香的小木桌。

出于同行的敏感，政养兴趣大增。他很清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隐士，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装得这么道貌岸然，如果你不显露出真本事，是不能让他完全信服的。

思索片刻，政养哑然一笑，自己现在的惨况哪里还有闲情去关心这些？所谓猫有猫道，鼠有鼠道，既然他敢摆在古佛寺的门口，肯定是有他的门道的。如果自己贸然上去讨教，拆穿他的骗局反而是违背了行内的规矩。

想到在这条巷子后面的古寺，他心中下定决心，既然来到了闻名天下的古佛寺，索性就好好地见识一下，看看是否言过其实，当下信步朝着巷子里面走去。

经过老者身边的时候，老者好像有感应似的，微微皱了皱眉头，摇头叹道：“可惜，可叹啊……”

人都有好奇之心，即便政养知道这是同行故意引起别人兴趣的一种伎俩，但是听他这么自言自语还是忍不住放慢了脚步。

“好好的一副相格，偏偏时运不济，招致了虎落平阳的惨景，可惜啊……”

老者的自言自语让政养浑身一震，猛然停住了脚步，眼神再次落在了老者身上。原本还准备和他开开玩笑的心思也是随之收起。因为他明白老者口中所说的虎落平阳是针对自己而言。

此刻，老者终于睁开了紧闭的双眼，直接朝政养看来。

对视着老者那道锐利的目光，政养再一次忍不住微微一顿。很快，他感觉到了一种奇妙的感觉。

让政养震惊的是，在此之前这位老者一直都没有睁开眼睛看过他一眼，但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现在的惨况，好像审视自己许久似的。

更让他震惊的是，这位老者猛一睁开眼睛时，他在他眼中看见的是一片茫茫的灰色。也就是说，这个人应该是相格之中传说的“天瞎之眼”，民间的老百姓则是称之为“睁眼瞎”！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天生的“有眼无珠”之人，根本就无法看见任何东西。

政养很怀疑老者是不是“天瞎”，因为此刻老者给他的感觉好像能直接看到他的内心深处，让他有种浑身上下赤裸裸的感觉。可是分明又感觉不到他眼中的目光。但偏偏就是这双“有眼无珠”的双眼，却透出了一种洞悉一切天机的智慧，还有一种让人敬畏的寒光。

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瞎子。那么他到底凭什么来洞悉自己的

秘密？难道他完全凭借的感应？

这些政养无从得知，他自从半年前得过一场大病之后，身体突然之间弱了很多，连那时灵时不灵的天眼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偶尔灵验了。他现在基本和一个普通人无异，所以根本无从感觉。换在半年前，他一定可以敏锐地觉察到他的这种感应之术。而现在他唯一可以凭借的是他那不退反进的眼力和见识。想到相术传说中的一种神秘的秘术，政养忍不住心中一动。同时再次收起了轻视之心，他发现自己今天好像遇到了一个大隐于市的智者了。

千万不要对此有丝毫的怀疑，中国几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当中有很多神秘的未知秘术，而且大多属于一脉单传。风水相术的秘术就是此中的翘楚，有时候不经意之间和你擦肩而过的某个人，或许就是这种高人。但相比起那些王婆卖瓜的术士来说，他们习惯了低调和不张扬。他们只是更喜欢或者说更珍惜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生活罢了。

“老先生是在说我吗？”强自压下心中起伏不平的思绪，政养嘿嘿一笑。既然适逢其会，他怎么可能就此错过？

“小兄弟有没有兴趣小坐一会？”老者不答反问，指了指他对面的椅子。

政养欣然入座。刚才他猛然想通了一个问题，自己此刻这身装扮，实在是不敢恭维，和盲流其实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这位老者根本就没有理由来糊弄自己。就算是骗钱，他大可以找个衣着光鲜的肥羊，何苦盯上自己呢？

入座之后，政养目光首先落在了“分忧堂”三个大字之上，眼珠骨碌一转，笑道：“分忧堂？有点意思，只是不知道老先生一般都替谁分忧？”

“自然是替这广大的芸芸众生分忧了！”老者傲然一笑，显然看出了政养是有考教他的意思。

“摆在佛寺一侧替人分忧，老先生倒是让小子很惊喜啊！”政养语含双关，面带嘲讽。

“如果不是摆在这千年古寺的旁边，又怎么能显示我分忧的本意呢？又怎么能显示出我的特别呢？你要知道，其实到这里来的信民有很多事情完全不需到佛寺虔诚地求拜，因为我可以替佛寺的那些秃驴分忧。当然，还有很多信民的麻烦问题是佛寺解决不了的，我也可以顺便替佛寺分忧了！免得他们尴尬。”

好大的口气！听他的口气好像自己能力通天了？

政养微微动容，姑且不论这个人有没有真本事，单是他的这份自信和从容，就已经让他很佩服了。

“不知道老先生替人分忧，是以问卜打卦求吉凶为主，还是以风水转运达命为主？”政养也是老江湖，当然不会被人几句话就唬住了。大家都是老中医，所以什么偏方就别乱开了，除非你拿出真本事来。

“无论是什么伎俩，无外乎一个替人转运达命。”老者傲然一笑，“只要成功做到了替人转运，就是好办法。小兄弟以为呢？”

政养点头赞同。事实上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听你的意思，好像认为我们这行的主要职责就是替人转运了，再不就是占卜祸福？”老者好奇地反问了一句。

“您认为呢？”政养不答反问。

“幼稚至极！”老者不屑一笑，“原来我观你面相，觉得也算是个有缘之人，想不到见识却如此的肤浅。”

政养耸了耸肩，若非如此又怎么能试探出老者的深浅呢？

老者浑然没有在意，淡淡地道：“以风水的诡异，打卦的玄奥。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奇术，只用于替人转运达命，你不觉得太过于大材小用了吗？”顿了顿，老者又道，“在我看来，它们真正的神奇之处，乃是包含了世间万物的命理格局，有夺天地之造化的功效，通天遁地之玄妙。一旦窥得其中天机，便可移天转命，扭转乾坤！”

政养苦笑摇头，这个道理他比任何人都明白，可惜这样的境界有几人能达到？不过就是镜花水月一场空罢了。

“可惜数千年来卜算达命的大师虽层出不穷，但是终究没有一窥天机的高人出现。最让人痛恨的是，时至今日，这些学问居然成了绝大部分摆摊算命的术士的一种敛财伎俩！实在是让人惋惜！”

老者长长一叹，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老先生既然知道这世上没有这种人，又何必执著惋惜呢？”政养哑然一笑，“天地之间的奥妙，终归还是应该由那些传说之中的智者或者先知去操心，与我等这些俗人何干？再说了，若是试图强行参与其中，难道就不畏惧这泄露天机的天谴报复吗？”

“肤浅至极！”老者闷哼一声，“狗屁天谴！不过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江湖术士的一个自抬身价的托词而已。”

顿了顿之后，脸色一正，老者又道：“不过你小小年纪能有这般见识也算是难得，可见也是同道中人。只不过因为江湖脾性太重，故而误入了歧途，当然也是因为你对这行的了解还不够透彻。嗯，你知道像我们这种人的职责是什么吗？”

政养大感兴趣，露出了询问的神情。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老者傲然一笑，“此乃上天赐予我们的神圣职责！而不是那些所谓的面相算卦，替人占卜福祸！”

政养哑然一笑。他敢确定，这个老头如果没有什么斤两，绝对是一个超级的神棍。事实上以前在北方的时候，他每次和顾客吹嘘的时候都会说，相术风水这行，乃是老天爷安排他们为这迷茫苍生来指点迷津的一个神圣职责。不过此刻和这个老头比起来，自己明显还是道行不够，这就是境界上的区别啊！

“老先生志向可嘉，可惜单单凭借一个占卜问卦，风水布局是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的！”政养强忍着笑意。

“无知！”老者闷哼一声，“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东西何其渊博，在你眼中就只有占卜和风水吗？洛书、河图，先后天的八卦，还有神煞、纳音、六壬，任何一种都是无价的瑰宝。如果你能穷其精要，将它们融会贯通，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大同小异！”政养哑然一笑，“无论是什么，无论怎么融会贯通，归结到底无外乎就是一个阴阳之道的应变之术，终究脱离不了一个阴阳之变的不变法则。”

老者看了他一眼，点头赞同道：“不错！世间万物，大到天地之形，小到方寸之间，自然平衡之道不可违，和你说的一样，终究也是逃不过一个阴阳平衡的至理。这就是我们常常说起的阴阳论！”

老者顿了顿又道：“在我看来，阴阳论其实就是整个万物的总结。它当之无愧地是解开整个宇宙的一把钥匙。什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比起阴阳论来，就好像现在某些所谓的易学研究家用那些骗小孩子的玩意的图解易经来解释博大精深的易经的精要一样幼稚和肤浅。你想想我们祖先在几千年就研究出了阴阳论，而那个所谓的相对论呢？”

政养终于动容了，想不到这老头居然有这么惊人的见解，这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

“所以，”老者总结道，“只要掌握了阴阳论，洞悉天机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受制于天资有限这个束缚，终究无法探查其中的奥妙。但是需要承认这条路是真实存在的，否则天可制人，人却不能制天，这又是哪门子的道理？既然天道讲究平衡的法则，自然天和人就平等的。所以切记，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

政养叹为观止，奇思妙想，绝对的奇思妙想，想不到被人喊打喊杀地追杀

到这里，居然阴差阳错地听到了这样一番惊世之语，实在是塞翁失马啊！

如此看来，以前他说的那些话并不是吹嘘之语。想到这里，政养忍不住挺起了胸膛。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这是老天爷赋予他神圣的职责，难道这还不够他拽的吗？虽然他离这条路还很遥远，至少他应该算是一个后备人选吧？

“所以，”老者一直在观察着政养的表情变化，对他此刻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极为满意，颌首一笑，总结道，“如果你通晓了这阴阳平衡之术的法则，要做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并不是什么难事。至于天谴，那不过是吓唬无知者的玩笑而已。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是这种事情真的存在，只要你能看透天机，又有何惧哉？你想想，如果有朝一日，你能看破一切天机，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如果真有这么一天，就算是你背负着无穷无尽的天谴，你也可以随时预测，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从容避过。”

说到这里，老者傲然一笑：“很多术士之所以害怕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他们只能看破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玄机，终究无法参透天地之间的大奥秘，而且只能看见别人却不能看见自己。这正是他们种下祸根的一个最大隐患。”

“话是这么说，问题是能不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政养皱了皱眉头，在他看来这几乎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对此他是十分了解的。

“那将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老者赞同地点了点头，“但是只要我们冲着这条路去探索，终有一天能横刀跃马冲天一怒！”

政养苦笑摇头，这个老头整个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狂人，想法不错，但是不切实际。他自问自己的经历就已经足够丰富了，但是这样的境界，终究不是人力可及的，而且也从来没有想过。

“多谢老先生指点。不过，这和您开口留住我有什么关系呢？”政养转移了话题。

老者淡淡一笑：“刚才小兄弟从我身边经过，我心生俗念，突然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还请老先生指点迷津！”政养凝视他许久之后，最终嘴角露出了一丝无奈的苦笑。因为他发现自己根本就看不透这个老头，他的面相给人一种老鼠拉龟无处下手的感觉。这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情，从他踏足这行以来，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果有连他政养都看不透的面相，恐怕就值得推敲了。

老者面无表情，兀自用那双“有眼无珠”的双眼盯着政养的那张略显黝黑的脸颊，直言不讳地道：“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小兄弟你今年流年不顺啊！”